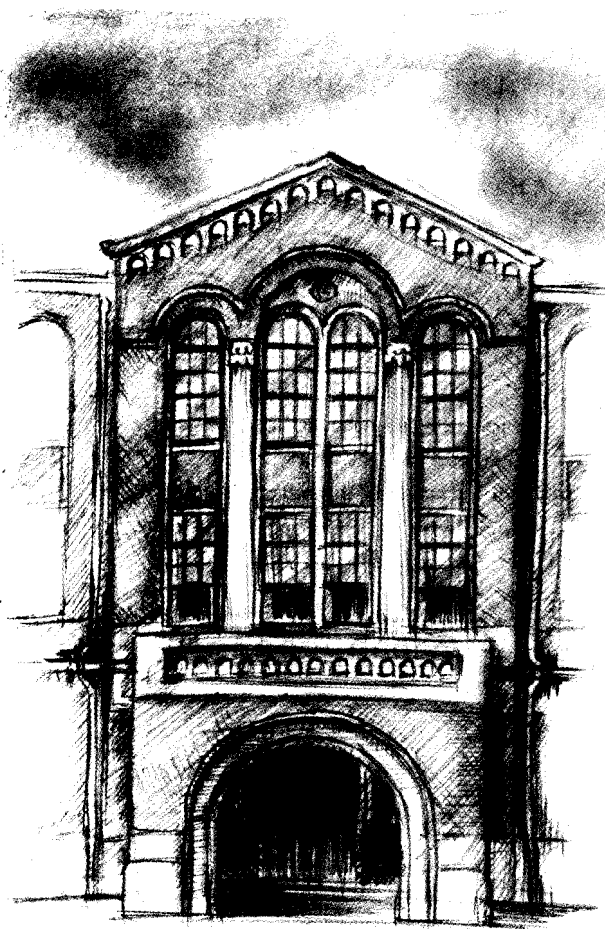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年 值得

陳
隆
文



我的書桌一向混亂，因為我從來捨不得丟棄舊的東西，那怕只是曾經用過的草算紙，或是墨水早已告罄的原子筆。這些陳年舊物永久地霸佔著書桌的空位，而新的東西，就只能一層又一層地堆上去。這些堆垛，就像地層所形成般不斷地累積起來，忠實地訴說著我四年的點點滴滴。

這些日子來，種種的感受、學習、和經驗，已像那些陳編一般，不斷地累積在我腦海中，使我的思緒，常是有如桌案般地紊亂。久而久之，在我混亂的頭腦和書案之間，使產生了奇妙的關聯，它們似乎形成了某種秩序。在桌案之前，讓思緒自由馳騁，往事歷歷，靈思泉湧。所以，我愛極了這種混亂，雖然減低了效率，我也喜歡在這混亂中優游，即使所想的通常不著邊際，但卻令我感覺到更真實的存在，比處在一個規律而井井有條的環境來說。

× × × ×

有兩個問題，打從我進物理系開始，就從無間斷地質問著自己。一個是，物理是什麼？另一個則是，我為什麼要唸物理。這些疑問，在大學以前，我是從未曾想到的。高中生最重要的問題永遠是：「要如何才能考上大學。」而去想兩個問題，是不會有什麼助益的！何況這問題本是因人而異的，並沒有標準答案。

走進物理系館，初入眼簾的是一個大廳，二側有長廊，長廊太長，即使是正午時分，仍有些陰沈，益增神秘之感；長廊上的實驗室，在大一時看來，總覺深不可測。一直就是這股神秘的力量吧！我為了解謎來到這兒，在選填志願時甚至沒有一點猶疑。對於一個對物理還陌生的人來說，它代表了一大堆公式的集合，一行又一行的理論推導，或是一頁頁畫著奇怪圖形的實驗數據，就這樣構築成了這門學問，有人籠統地說：「物理學，就是一門嘗試用規律解釋自然現象的學問。」有人採實用論：「物理學是用來解決人類困難的。」也有老師們堅持它純粹由於人們的好奇心而誕生的，因為人類想要知道宇宙的身世，和自己的血統。

不管如何！我所面對的仍是冷冰冰的式子，訴諸冷漠的理性。無數的日子，在書桌前皓首窮經，便是為了參透這些式子的玄機，我懷疑，是不是每一個學術生命的開展，一定要伴隨一個個體的枝萎，我迷惘了，這似乎不是我應走的路，一條冷靜，鎮靜，平靜，其奇規律的道路，遠離了混亂，我竟有一點害怕。我不安，我開始掙扎，去研讀各式各樣我能得到的書，去做各種我能做的事。除了物理，我還能唸什麼呢？以前，我從來沒想過。

自此以後，我常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，但一有暇時，腦中翻轉不停的，竟然還是物理！不是生硬冷冰的公式，而是偉大的科學家在道破宇宙奧秘時，那靈光充滿的言語，以及那自信卻充滿善意的眼神。當手握著解謎的鑰匙，則法律政治的經世濟民，工程文明的利用厚生，和文史哲學的涵養性靈，就顯得枝微末節了。不知為何？我想這輩子是割捨不了了，雖然也許我欠缺當今科學家成功的品質、規律，而井井有條。

但想到我脈搏也跟著自然界某種頻率而振動時，我想走下去，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遺憾吧！

× × × ×

一直以為自己是很幸運的，初到這個校園時，有緣結識了很多學長姊，伴我走過那段懵懂的歲月。當時的我，對於這際遇，並沒有特別珍惜，因為我覺得那在這兒，是

唾手可得的。直到後來也為人學長後，才能體會出這緣分的難得。

不知道別人進入社團的心態是什麼？對我而言，總是無可避免地想成為其中的核心分子，其中的佼佼者，年輕的心靈對光圈無比地期待。我努力地想去做好每件事，但卻也想不到這常成為我離開的原因——由於溝通的困難。第一次發現自己有些害羞，和別人在一起，總無法像獨處時那般地處之泰然。最後只有在畢代會令我駐留良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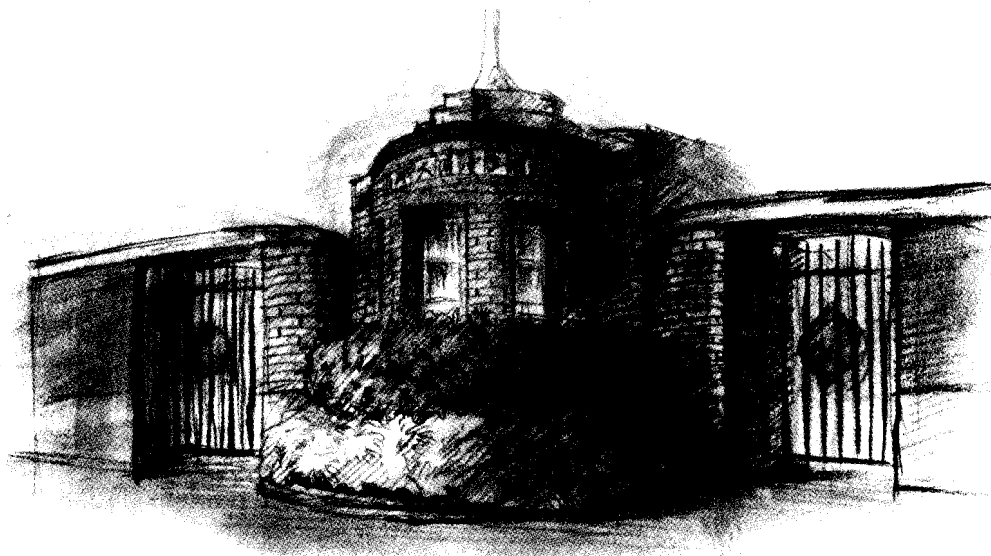
在那裡，我們有做不完的事，而大家就像一家人那般同甘共苦。一起想點子，寫計畫書，一起去募款，去佔場地，活動後更常像作苦力般地收拾善後。我們沒有康樂社團的休閒和愜意，已沒有像當時學運社團般地出盡鋒頭。但卻沒有人問：「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累？為什麼沒有辦法專心唸書？」只記得的是不順利時彼此的安慰、勉勵和大功告成時的雀躍歡呼，作夢都有得意的笑。當然我們也有過激烈的爭執，因為每個人風格不同而起的傾軋，但大家永遠有共識——要作得成功，作得像樣。尤其令人難忘的，學長們對我總是充滿耐心。對一個生疏而有些笨拙的學弟，永遠不憚其煩。直到學期結束，大伙分手道別，互祝珍重時，才體會到自己已收穫太多。

大三時接下了系學會，為的就是一分單純的感激，一分單純的熱情。當年的學長姊們早已離開了這裏，邁向人生下一個旅程。而我，不正站在他們從前的地方，我知道，我必須去做。我比從前更投入，不計較花多少時間。希望能像他們一樣，盡自己棉薄之力。每當事有盤根錯節，人有糾葛難解時，不免令人沮喪，但一想到從前的日子，便可重新振作精神。一年後，到了交接的時刻，到交出了手中的印信給學弟，我想：「我終於完成了該做的事。」

其實，在每個人的心底，都有著這麼一顆熱情的種子，只有在充足水分，適宜的溫度下，才會萌芽生長。而這熱情是會感染的，在系學會的同事中，我也一樣感覺到了這溫暖的熱情，只要大家一起曾經有過的，就永遠會記得，在每個人的心底。

還有許多種子，仍在這校園充斥分布，蓄勢待發，我衷心地期待它們的開花結果。

× × × ×



有的時候，我蠻相信星座之說，喜歡用它來了解我的朋友；有點不科學嗎？但是人性本來就是迷離而難解的，沒有人能夠武斷地說什麼方法能更正確地去掌握它，看似萬能的科學，也不能不謙遜地承認它的不足。而在各式各樣的算命法中，我獨鍾占星。

在占星術中，每一個星座的人，彼此間都有天生的緣分；緣份高的，就像是磁石的兩極，天經地義地互相吸引，而緣分低的，不是形同陌路，就是勢同水火。這種說法有幾分的準確性呢？我很有興趣知道。最簡單的檢驗法，就是把我認識的人資料通通查出，整理起來。也許占星術真有些道理吧！能夠談得來的朋友們，不論男女，大多座落在緣分高的星座之中，但我真的想不通，曾經出現在我生命中，令我心動的女子，她們的星座，卻完全地不受管轄，背道而馳。
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即使知己亦然，伯牙鼓琴，鍾子期但聽而不語，一也瑜亮，至死惺惺。我想，真正的友誼，也許只在於心靈的契合，不在於身份的是敵是友，地位的是高是低。相同的星座，相同的稟賦，而引發相同的共鳴，不必形影相隨，不必朝朝暮暮，對友情，是這樣，但愛情呢？似乎不全然是這樣！

有人說，真愛就像鬼一樣，人們一天到晚掛在嘴邊，卻少有誰真正見過。在九〇年代的校園裏頭，被稱為愛情的，究竟是什麼呢？不要拿友誼的尺去丈量，否則你會發現「近水樓臺」，是更必要的條件，也不要「緣份」兩個字來推托，否則你會發現，它不過只是「妥協」的代名詞。幾年來，我就像一個拒絕長大的小學生，不斷地詢問著，真心真意在那裏？無人回應。末了，有人走過來，拍著我的肩膀，安慰我：「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。」

站在曾經出發的位置，這裏有寬廣的視野，我仔細地檢查自己的行囊，不論是非對錯，不論得意失意，我都要帶走。再小心地檢查，「好奇」、「熱情」、「真心」，是否安然。最後，看了一看自己，傷痕已逝，心境歷激越而漸平和，我告訴自己：「該是重新出發的時候了。」